

孔士達

# 吉士之誘



在吉士鎮(或稱煤氣鎮)的吉士·積(Gassy Jack) 塑像附近,有兩名十九世紀末的溫哥華「妓女」出現。

她們正在指手劃腳,向一批遊客講述吉士鎮的掌故。

遊客之中,有些特別由美國各地專程來到溫哥華,目的是跟這兩名「妓女」合照一張照片留念。

當然,這兩名女子並不是真正的妓女。一百年前的女子,根本上也不可能活到今天而仍然這樣年青。

兩人都是溫哥華社區學院副校長校園的演劇系學生。現在是「吉士鎮商業促進會」(Gastown Business Improvement Society)的導遊計劃出力。

她們都不願透露真實姓名,而叫人稱呼為莎蒂·高麗琦(Sadie Clark)和萊莉亞·高麗華(Julia Anne Carter)。

這是十九和二十世紀交替時溫哥華兩個名妓的名字。

當時吉士鎮尚在發展初期,四週長短大約各只有一個街段,主要是在現時水街和加勞街交界處。

其餘地方,若不是木廠,便是活潑森林。

但它吸引不少商賈,其中有些「乘肥馬,衣輕裘」,腰纏萬貫,一擲千金也毫無吝嗇。

高麗琦和萊莉亞在妓女群中紅極一時,所以都賺得盆滿鉢滿,至今芳名仍未有人遺忘。

扮演這兩個名妓的女生,工作是穿著當時妓女流行的服飾,手持當時妓女習慣拿的兩傘,以妓女的姿態出現,週旋於眾多遊客之中。

她們跟遊客合照的照片,數以百計。向遊客介紹溫哥華開埠時的寶貴資料,也難以盡數。

又替遊客解答無數不同性質的問題。

「吉士鎮商業促進會」舉辦的吉士鎮觀光團,屬免費性質,今年已是第二屆,於七月初展開,到八月底後結束。

該會經理李安奴·沙理(Leanne Sali)說,「許多本地人都不知道溫哥華的歷史,不時打電話來向本會詢問。」

沙理身兼該會的歷史研究主任,覺得如果向這些人現場介紹,總會比較在電話裏談話實際得多。

「事實上,也有許多(想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遊覽,所以我們決定組

金刀

# 還向錢眼看



落磯山下

每年這個時間,香港人來的特別多,今年似乎比往年更來的多,大部份是探親訪友。在酒家、在公眾場所,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香港人。不用趨前問候,單看衣服打扮、談吐態度,已能分辨。

「香港人近年很應。」有人這樣說,「應」,即「沙塵」,有聲張與看不起人的意思。香港社會看重物質,因此他們愛以物質來表現自己。香港人對香港人,是從他們的服飾、衣著、鞋襪就可以「分等級」。

我自己在香港生活數十年,大場面也算見過,香港的多番盛衰也經歷過,朋友間的成功與失敗也見過,卻從沒有見過像今天那樣的「物質至上」。

我們從從香港人的對話、專欄中看到,他們評比一切,都不離金錢字。比方某大作家每日「交稿」數萬字,不是佩服他「倚馬可待」之才,而是他一月賺稿費若干萬元。一位大作家情場失手,被女友騙了財物,大家特別點出「損失若干萬元」。而不是他感情上的損害。

我與許多位來自香港的朋友談話,他們有些來看,有些是移民,言談之間,不離金錢。談到某個人,他們愛說:「兩夫婦每月賺數萬元。」或者:「我們夫婦在香港,每月收入三萬多,還有房屋津貼。」社會在改變,人亦隨之。

林欣

# 請勿誤會



醉紅塵

報載居住在溫哥華南部的土著印第安人部族議會,通知有關單位他們已經作好一切準備,兩週之內到喬治亞海峽一帶捕魚三文魚。土著們表示,他們有契約的保證,有捕捉和售賣三文魚的權利而不必領取商業捕魚牌照。

土著們亮出一八五二年卑詩地區行政首長杜格拉斯簽訂的條約,無疑令目前的聯邦漁業署大感為難。

早在國泰電視城市論壇上,我已經極力提出土著印第安人並非只求「與大自然和諧地生活」那麼簡單。印第安人無疑有他們一套漁獵狩牧的生活理想,但不能抹煞族人之中也有商業頭腦的人。若翠茂密的林木,肥美豐富的海中魚類,市場銀碼是個天文數字啊!

從另一角度而言,印第安民族醒覺也是好事,他們認識到開雲野鶴般的生活已經不合時宜,要不被淘汰就只有趕上大時代。「奧卡對峙」、「阻止伐林」、「封閉道路」都是他們爭取權益的手段。最明顯的是全加拿大土著六月舉行「首長中的首長」選舉,當選的是個律師,他在「奧卡事件」中有非常特出的表現。這位龍袍剛披上身就宣佈:「加拿大人聽着,我們的公義跟你們的公義一樣……」明確地一副要求平等的態度。他還表示要以加拿大省長同等地位參與聯邦會議。

還有,月來土著們大力揭發天主教神父的醜事,又指責天主教會當日辦學,使土著孩子們飽嘗離家寄宿之苦。同時西方文化破壞了土著習俗,使有些人學成後不能學以致用服務土人社區,他們要求賠償。

所以我說不要強稱印第安人甘於打魚種植。

## 史丹利公園

### 週末副刊



鍾炳基

# 潮流

播播、呼拉圈、迷惘裙、七人小巴、夏洋裝、電子遊戲、大哥大等等過氣或新穎玩意,都令人莫名其妙的迷惑風靡一段時間,不知是生意頭腦好的人想出來的好主意,抑或是一般人順應潮流的需求而設,買房產亦是同一道理,能夠先知先覺,走在前面的自然成功在望,可惜有這種膽識和眼光的人不多,正如俗語說:「如果沒有早知,唔使有乞兒!」

根據地產界可靠人士觀察,銀行利率已經見底,隨時有回升的跡象,過去貸款利息每升一厘,平均有二萬五千元退出買屋的市場,存貨自然提高,房屋會滯銷,屋價又會隨之調整,每年暑假,是買屋人士最活躍的時候,人人希望在九月學校開課前一

切安排就緒,可以專心上班,有些買屋人士,以為目前市道蓬勃,就索性「向錢看」,先去渡假,回來再買屋,錯過了放盤的大好時光,目前競爭少,買屋人士認真,價錢,脫手快,是買屋的好時光。

另一現象是柏文、城市屋及共管樓宇(Condo)過熱,去年意料不到的滯銷市場,令許多建築商崩潰,收租市場也因為屋價平穩而走下坡,要買上類房屋的人,此其時也,稍費心思,到處都可買到廉價柏文,因為建築商這兩年不在此方面發展,所以柏文、城市屋或Condo,終有一天會成為渴市的搶手貨,投資低,管理易,何樂而不為?

溫哥華地產隨筆

## 值得力爭

大話溫哥華

溫哥華東區居民(Hearts O'Shanghain)發起一項運動,企圖收回聯邦政府放棄上述前未有普及醫療保險時代的舊債,記憶猶新。

她的一家人,當時以一種季節性的工作維持生計。只有夏季有人息的時候,才可以負擔得起醫療保健費用。

但孩子們在冬季也會患病,這又怎樣辦?

「假如現在要把時光倒流至那個時代,我不敢想像情況將會多麼悲慘。」她說。

可是,這種情況不是沒有發生的可能。

最近傳說聯邦政府為了節省開支,計劃逐步削減在醫療方面給與各省的撥款,到二零零四年就會分文不給。

又傳卑詩省亦似乎有意把保健改為私營化,因此希望聯邦政府這項計劃能夠加速實現,以便可以獲得較大的保健控制權。

跟許多耆英一樣,年紀老邁的喜蓮·奧桑妮絲,認為這不是個好辦法。

在多倫多方面,「全國退休人士協會」(National Pensioners' Association),已經跟若干民間組織進行一項運動,企圖收回聯邦政府放棄上述計劃。

「卑詩高齡市民組織聯合會」(The Council of Senior Citizens Organisations of BC),亦準備跟這些團體,採取同一陣線。

該會是一個綜合性的機構,在全國擁有會員四萬人。

喜蓮·奧桑妮絲是該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主席。

她透露,該會現已打算在本年八月二十六日各省省長在韋斯勒(Whistler)舉行會議時,前往請願。

「這是我們一連串行動中的第一步。」她說,「我們為讓各省最高當局知道我們的立場。」

「同時我們也可以乘機享受旅行之樂。」她又說。

奧桑妮絲表示,普及保健制度是國人長期努力爭取來的成果,斷不能任由它取消。

「如果我們的遊說運動獲得成功,到二零零四年仍然能夠保持這項制度,普獲益的日子也不會很長,但對我們的子孫則裨益甚大。」她說。

所以她說,從遠大處着想,是值得在這方面向聯邦政府力爭。

## 偷情者

玄學天地

甲狀腺位於喉頭下方及兩側,主要功能為促進新陳代謝,以幫助骨骼及性功能生長,一般甲狀腺分泌失調,俗稱「大頭泡」,大概可分為兩種,一種屬亢進型,另一種屬缺少性,由於荷爾蒙失制,患者都會表現得神經過敏,情緒激動,患者都會出現失眠及眼球突出等症,手部的表徵亦明顯易見,例如手指根部(第一節)會較細,而形成露指,指甲彎曲,指甲牙較長,小指稍長而稍作彎曲。以上症狀,多見於一些產後女性,及一些長期受性抑屈的女性,以下即為一明顯例子。

曾小姐,芳齡廿六。未婚,追逐石榴裙下大不乏人,可惜情有獨鍾,瀆來發洩慾念。

偏愛上一位有婦之夫,由於環境特殊,兩人只可偷偷尋歡,但表面卻一派真淳。由於感情長期受壓制着,逐漸病徵顯露,先是「杏眼常睜」,繼而性慾趨強,時常非非之想。這秘密一向不為人知,直至到來相看,才由我一言道破。

手掌特徵分析如下:

(一) 拇指指軟,主感情衝動,容易受他人意見影響。

(二) 頭腦線下垂過度過急,斜向太陽丘,主其人充滿幻想,感情不能正常發展。

(三) 感情線成斷續連接,主感情不能正常發展。

(四) 金星帶雜亂,主喜歡用自瀆來發洩慾念。

浮生不斷記

何展虹

# 考試

考試也不完全是壞事。一年所學到此作一總結,就像到了截稿日期交稿一樣,不能盡善盡美,甚至不能說應做的功夫都做了,只能把到此為止所得到的整理好說出來,但如果能說得有層次有系統,這也未始不是有用而令人愉快的一件工作。

當然溫習得好不保證考試成績會好,到底考試成績大受外在因素影響。實際問題是,用什麼代替考試呢?有次聽一位在美國唸研究院的朋友說起,同學們反對所謂基本資格試,要求改用必修科代替,結果學院答應了,但指出數年前便是沿用必修科制度,因為學生反對而改為資格試。

有一次同學問一位教授為什麼不准許同學携書入試場。我們又不是比賽背書。但老師說早試過了,結果該年成績為列居最差的。我想,除非不限三小時內答五題,不然到時翻書誤事,帶書不帶書又沒有什麼分別。但是不限時又不實際,五小時考一科嗎?精神體力恐怕不支。改來改去,唯一是題目儘量出得合理,儘少測量同學們的記憶。

到底考試不是壞事,壞的是社會制度太壞成績太過左右太多人的一生前途了。